

寫作的幕後： 6朵蓓蕾甘苦談

Text by 許喻理
Image by 各作家

Writing : Behind the Scenes

「蓓蕾」顧名思義，指得是含苞未開的花朵，也可以用來比喻事情即將成熟，尚未成熟的階段。早在 2014 年，文化部就曾舉辦「詩的蓓蕾獎」鼓勵未曾出版發行的詩人創作；2019 年擴大辦理，納入「臺灣文學獎」，以每年 3 位的名額，鼓勵第一次出版文學作品的作家，獎金達新臺幣 15 萬元。

蓓蕾獎與獲獎的作家一樣，本身就是一個年輕的獎項，自 2019 年以來，已誕生了 6 位注目新秀。他們有人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有人全部都寫；有人從小一心一意志在創作，投稿數十次有餘等待機會，也有人以文解憂，享受用爬梳詩句的療癒。寫作從各方面而言，都是很私密的事，為何而寫？如何去寫？如何完成人生的第一本書？



王天寬

曾獲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獎項，不管現代詩、散文、劇本、小說四大文類都曾獲獎，堪稱獎金獵人。著有《開房間》、《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



洪明道

是小說家也是醫師，日日在病歷和小說中打滾。曾獲臺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小說首獎，著有小說《等路》。



曹馭博

2017 年以〈與蒂蒂復健一日〉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成為該獎開設以來最年輕首獎得主。著有詩集《我害怕屋瓦》，詩作以死亡為主題，內容主要圍繞「生命」展開。



林新惠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著有小說集《瑕疵人型》。碩士論文《拼裝主體：臺灣當代小說的賽伯格閱讀》獲臺灣文學館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曾任《聯合文學》雜誌編輯。研究主攻科技人文、生態人文。

(Openbook 提供，陳怡潔攝影)



陳昌遠

擔任報紙印刷技術員十餘年，現職為記者。作品曾獲時報文學新詩評審獎，楊牧詩獎等，著有詩集《工作記事》。

(楊子磊攝影)



蔡翔任

臺大哲學碩士、政大哲學博士。終日學習讀、思、寫，樂而忘憂。著有詩集《日光綿羊》。

Text by 王天寬

2018，《保持清醒》在溼地演出。身為編劇，我在濕地的工作是陪演員抽菸和 stand by。觀眾進場前，機器人真真在汽車旅館——房號「太空漫遊」——床上暖身，一連串腿部的伸展動作，我起身朝她走去，說：「你的動作讓我想到河床劇團在國立臺灣美術館《開房間》的演員。」她坐起來，笑了：「我就是她啊。」她就是她，在床上，斜成了她。

2013，清晨 5 點，我決定搭火車前往臺中。8 點，美術館開門前，門口已經聚集了一小群人，等著索票，看河床劇團著名的互動式劇場：開房間計劃。11 點半，我有了一個號碼，有一個時間，2 點半。3 個小時，在美術館附近竟然找不到平庸的價位讓我吃平庸的一餐。小七，蒙特佛咖哩，雪山啤酒。

2018，12 月，保持清醒以外，還有第一本詩集，名字從「有關健康的一些建議」變成「開房間」。2012，誠品書店工讀期間，我想像我的詩集被上架在健康保健書區，成為比詩人更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存在，2018 年 12 月，line 群組一個小小的投票奈米數據呈現：「開房間」以 4 比 2 的票數勝出。改動名字如同改動存在。

2013，某個 2 點半，她的腳在我面前打開、伸展，我無法不去看那敞開的秘密。我的眼睛充滿血絲，雪山啤酒和隱形眼鏡。我戴上熊面具。開房間計劃，在我沒有計劃的情形下，晃動了我的身心，我斜成了我。

2018，機器人真真的腿在我面前打開、伸展，關節磨出金屬髮絲紋。最後一幕，她會在床上，用金屬嗓音發問：「你知道為什麼他能吹得這麼溫柔嗎？」她自行解答：「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溫柔是什麼。他吹的每個音符，都是對溫柔的猜測。」他是查特·貝克，吹小號的時候，斜成了他。機器人取代人類，不是為了消滅，而是猜測人類，繼續過他們的生活。1959，不知道溫柔是什麼的查特·貝克在猜測，於是有了 My Funny Valentine，600 個翻唱版本之一，或許是最溫柔的那個。

2013，不知道演員與觀眾之間、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互動是什麼的郭文泰導演在猜測，有了開房間計劃。計劃外，闖入了一個整夜沒睡，酒醉的人。

2018，不知道怎麼真正走出房間的王天寬，聚集了一些詩，去猜測，將房間打開。

「有關健康的一些建議」 到「開房間」，2013 到 2018



《開房間》
有鹿出版

創作的偶然 土地的必然



《等路》
九歌出版

Text by 洪明道

說起來，創作《等路》已經 4 年多前了，已經很少想起它，這陣子腦子裡全是工作和新作品的事。不過，倒是會想起創作後的一件碰巧遇上的事。

在揀選題材時，曾經自我質疑，書裡該談地方選舉、買票和派系人情嗎？這麼乾澀務實的題材，會被文學讀者接受嗎？文字是適合的媒介嗎？後來是硬著頭皮寫下去了。出版後，《等路》由喜歡聽團的企劃沛澤負責，看完書後，他傳給我一首生祥樂隊的〈阿欽選鄉長〉。

點開串流網址，電腦傳來鑼鼓、鞭炮和瓦斯氣笛喇叭的聲音，那正是我熟悉的選舉造勢場景。生祥模仿司儀，在喧鬧聲後，用感性的聲音介紹阿欽，道出了讀書毋多的阿欽，如何在地方上熱心付出行公益。整首歌就是一場激勵人心的造勢演講，阿欽「衫擱起來分大家看」，澄清自己並非刺龍刺鳳的黑道，和書中〈村長伯的奮鬥〉是如此雷同。

雖然是愛好生祥的聽眾，之前卻沒留意聽這首〈阿欽選鄉長〉，聽完後大受震撼。沛澤將書寄給林生祥，想不到竟然有了回音，生祥將當時他的創作《大佛普拉斯原聲帶》回寄過來。鍾愛生祥樂隊的我，將信封拿到影印店裱了起來。

這首歌讓我重新思考創作這件事。在一些評論中，常有人用「重新定義了××」來肯定創作，××可填入小說、音樂、電影等。〈阿欽選鄉長〉可以說是重新定義了音樂，打破了歌曲行進的格式，用演講做為歌詞，少有典型的音樂，當作新聞片段來播送甚至也不會感到突兀。種種特出的手法，讓〈村長伯的奮鬥〉顯得中規中矩許多。音樂可以拿來探討地方選舉嗎？在這之前，我的回答會是否定的，但聽過〈阿欽選鄉長〉，我的答案開始動搖了。這樣的作品如何評價，評論系統可能都需要追趕一番。

小說出版後幾年，正火熱地進行著各式選舉，不乏荒謬的、戲劇性的新聞。政治在文學小說中伏流已久，無論用何種敘事手法，都用小說型態捕捉了時代的無力和悲愴，留下一個值得參照的傳統。只是在充斥大量政治修辭和表演的這些年，我們如何在這樣的傳統中汲取養分，同時和處在紛雜資訊環境中的讀者互動，著實是一項難題。

接下來，大概就會是下一本小說，或是其他人的小說，才能回答了吧！

Text by 曹馭博

飢餓的詩

出版《我害怕屋瓦》快3年了，詩歌對我來說，已經從原本的「轉角遇到的不知名生物」，變成了一隻不期而遇的貓——我很喜歡牠，但牠不一定會出現，任憑我在深夜的電腦桌前深深懺悔也沒用。我想起波蘭詩人辛波絲卡寫給讀者的信：「一流的詩人都會常常忘記怎麼寫詩」一個已經「學會」的東西怎麼會忘記呢？但這些年我也的確習慣了等待詩歌，而不是我主動去找它，如同等待飢餓，等待慾望。

完成一本書，似乎與寫作狀態無關——它更傾向於準備上台表演的前夕，整理著肚腹裡的素材，我們藉由分輯與書名，擅自為自己的詩作說了一段故事。《我害怕屋瓦》書名來自於同名詩作，於出書前兩年刊登於自由副刊，那是我第一次投稿成功——在那之前我已經嘗試了24次未果。至此，從這首詩所延伸出去的其他作品彷彿成為了新的宇宙，最後成為了這本詩集。

這首詩在寫什麼呢？寫出這首詩的時候處在什麼狀態？請容許我以故事的方式展現，因為解釋自己的詩行無疑是件愚蠢的行為，它會破壞人們的感官，而故事告訴我們：情緒是一道打入湖泊的閃電，水面看似毫無波紋，但意識的湖底卻翻滾沸騰。只要我說出：「我記得……」這段話，回憶就像視網膜上的桿狀細胞，在無盡的藍天中一一現形，大腦卻可以隨時將其忽略。

我記得當時我們家正面臨負債，雙親出遠門賺錢，我的皮夾僅剩200元。生病的手足肚子餓了，想要吃披薩，但只要我將剩餘的錢付出去，自己將會面臨飢餓的邊緣。頭頂上的屋瓦真的有在保護我嗎？它看似給了棲身之所，但也隨時會被收走——我們接受庇蔭，但庇蔭也是有代價的，我們不得向保護者或權力階級低頭的宿命，並時常展現自己的不濟。

我依舊付了披薩錢，忍受飢餓的同時，卻發現詩已經完成了。那一排排的詩行在我的眼中有點模糊，如同幻影，但神經科學告訴我們，視覺發生於腦中，眼睛只是接受光線的儀器——也許我的腦中早已完成了這首詩，飢餓只是其中一種藥引子，將它內在的情感完全逼近極限。



《我害怕屋瓦》
啟明出版

時光的交會

Text by 林新惠

第一本書是寫作的準備，是才走到起跑點的路途。這段路途走了7年，也就是《瑕疵人型》最早寫成到最晚收錄的篇章，所拉開的時間。如此少量的產出，讓我在集結過程，還能記起只有自己明白的，這一年的經驗，或者那一年的思索。這些全被埋藏到敘事的不起眼角落，並且為了不影響閱讀，出版時決定不在篇章後附註創作年份。因而出版之後，有朋友跟我說，「這本書看不出來有你」。藉由出版，我一方面收攏了過往的自己，另一方面，也抹去了自己——就如同我刻意抹去了每一位角色的名字與面容。

或許對我而言，從一開始，創作就是為了消除自己。《瑕疵人型》最早的一篇是〈行李箱〉。那時我是23歲學生，卻想寫50歲失婚，只能獨自面對更年期症狀的女人。當要述說離我生命經驗如此遙遠的故事，我感覺自己逐漸消失。像終於成為透明的人，旁觀著無謂的世事，當你看著角色，角色的視線只是茫然穿透你。

此後，我便如此，將時光推到最遠之境。我站在20幾歲這頭，讓創作退到50、60歲那端。然而時光卻在極限之處碰壁回彈——我寫下〈安妮〉，26歲的角色，而我完稿時，正是自己27歲生日。我在現實的時間裡衰老，迎面是虛構的時間從極境回噬，兩者終於在此時交會。那時我在日記寫下：「我終究長成比自己的小說角色還老的人了」，並且「27歲是對幻滅終於覺悟的時候，是明白『曾經以為能成真的，終究不會成真』的時候」。

所有曾經渴望的消失，終究不會成真。在虛構和現實時間的交叉之後，所有曾經虛構的，都成為一點一點滲透身體的現實。每一次身心失調浮成症狀，侵吞我的夜晚與身軀時，我感覺年輕時虛構的衰老、病痛與孤獨，全都隨著時光，迴返成此後必須以身體背負的真實。

出書是把7年來抹去身分的渴望積累成具體的岩塊。然而也只是如此。現實中，我終究無能勾銷自己。7年來勾勒那麼多個無臉也無名的人，卻透過那沒有五官的臉，沒有嘴巴地吶喊同一件事：人的一生，哪裡也去不了，什麼也不會變成，不過是無望坐困這副連自己都無能為力的軀殼而已。



《瑕疵人型》
時報出版

Text by 陳昌遠

10年前拿到時報文學獎後，我開始思考出詩集這件事。我常逛書店與舊書攤，看書與買書的過程中，我會想，這世界這麼多書，似乎不缺我這本詩集，出詩集除了滿足個人的慾望外，好像也沒什麼意義。或許，我更害怕自己的詩集沒人想讀。

我還是編了第一本詩集，題名為《印刷綜論》，影印店裝訂2本，翻閱時一點也不興奮，而是慚愧，並且索然無味，覺得每一首詩都好爛，覺得這本詩集的品質，跟我讀過的許多詩集差距甚遠，於是抹殺了念頭。

又過3年，我仍寫詩，寫句子是一種日常生活，把句子組裝成一首詩，我列為重要事項。那時我讀科普書，寫一系列的星座預言詩，其實不懂星座，主要在練習字句的重構與解構，成詩100首（後來寫到200首），以60首編成一本，但投稿沒中。

詩寫得越久，越多，就有了一個詩的資料庫，可供檢視。我漸漸發現自己慣寫的詩句型，以及題材，而重複使用的字詞，自己也明白其中意義的細膩差別。

4年前，我離開中國時報的印刷廠到臺北工作，從一個印刷作業員變成一個記者，工作環境改變劇烈，從體力勞動變為精神勞動，我更需要寫詩，透過這個方式，才能鬆開腦袋螺絲，以及糾纏打結的電線。

壓力大到寫詩不足以紓解，編詩集反而更為療癒。放假時，我就在自己的詩作中穿梭，像個理貨員，調動、排列、盤點，把每一首詩擺在詩集中該有的位置。也覺得每一首詩都可以是一個零件，當組裝完成，詩集就是一臺屬於自己的機器。

詩集漸漸成形，許多感受浮上心頭。例如機器運轉的噪音中的穩定感，或者故障時，一切靜寂的慌張感。又或者為了清理保養機器，在工廠中滿身大汗，全身都是有機溶劑味的疲憊感。有段時間下班後會有的自我厭惡感，但也有因為日子穩定而感到幸福的滿足感。

詩集編到最後，我覺得欠缺一首詩，於是以鑽進印刷機中做清理的經驗為題材，那首詩寫到最後一行時，想起過去指紋裡總是有洗都洗不掉的油墨漬，現在呢？仔細看著雙手的指紋，乾乾淨淨，連掌上的繭，好像都小了許多。

組裝屬於自己的機器



《工作記事》
遠點文創結社

也談《日光綿羊》與我

就在那個年紀，詩歌抵達，找上了我……

——聶魯達〈詩〉

我並不確定詩歌找上我的確切時間點，有可能是在大二英國文藝復興文學的課上聽著老師講解那些頗不易讀的商籟，也有可能是在大四時開始試著用初學的德、法文去讀里爾克、波特萊爾跟魏崙；但我得更清楚的是碩一時的某日，從臺北帶著一本艾倫坡的小說集跟一本《惡之華》，南下臺中去找一位正在讀哲學系的朋友，為他指出前者跟後者的對應之處。這位朋友激動不止，跟我徹夜長聊，而在斗室一面牆上的海報紙，是他抄寫的韓波〈我的波希米亞〉。那夜，是我生命中為數不多的文學高峰經驗。

至於艾倫坡與波特萊爾的關係，當然不是什麼我獨門發現的秘密，而是我從班雅明那裡讀來的。我當時讀的是哲學碩班，卻也是對詩歌狂迷的巔峰期，但或許也有一些虛榮心作祟吧，想說背了一些英、法、德詩歌，就等著看哪天有沒有機會秀一段。確實，有一回跟同學聚聊，我就來了一段哈姆雷特獨白。幾年後，有個老同學表示當時被我電到，就算他身為男人。不過，我在那時尚未熱衷創作，有的也只是一些零散的壞作。直到後來在熱愛創作的的朋友影響下，我才開始把一些精力放在寫詩上。然而，一來缺乏羅馬人所說的督導與調教（cura et disciplina），二來創作興致總是一陣一陣的，我的詩作依然量少質差，直到2012年進入一波密集的寫詩歲月。當時，我精神狀態如里爾克所言：「時光俯身，觸動我，……我握住可塑的日子」（Da neigt sich die Stunde und rührt mich an……und ich fasse den plastischen Tag.《時禱之書》），只是我無能隨心所欲捏塑日子，僅能做到「日子摸起來像綿羊，不管是歸來的，還是走丟的。」然後到了2017年，又進入一波創作高峰。

日光綿羊，就是我對每一個日子的頌歌。我靜靜等候日子對我展現出來的各種姿態，「我的內心還有無數的目光，正在破繭而出。」我看到的是一系列的變形、轉化，我捕捉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瞬間。說來，我的詩歌世界平凡無奇，不過就是看到事物有著身體，一如語言有著身體，有目光與吻，有觸角與手。最後，容我鼓起一絲勇氣與自信來借用羅斯金（John Ruskin）的話對讀者說：「這東西，若屬於我，值得你記得」（this, if anything of mine, is worth your memory《芝麻與百合》）。



《日光綿羊》
南方家園出版